

学术探讨

方剂学“反佐”概念探析

张娜* 谢鸣

摘要 “反佐”是中医组方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历代名方配伍中具有技巧性的内容之一。明确“反佐”概念及其内涵对于完善方剂学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从对“反佐”概念的演变和有关“反佐”认识的分析,提出“反佐配伍”理论的哲学基础、概念界定及学术内涵。

主题词 中药方剂学 @ 反佐

“反佐”是中医组方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许多著名方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佐用药常常体现出名方中遣药配伍的技巧。目前,有关“反佐”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从“反佐”概念的演变和有关“反佐”的各种认识,结合辨证论治的内涵和临床组方经验的实际,探讨方剂“反佐”概念及其内涵,冀有益于方剂学配伍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1 古今对反佐的认识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此为“反佐”一词的最早提出者。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1)反佐是在以奇方和偶方治疗均不能取效的情况下(病重或疾病复杂)应用;(2)范围限定于寒热温凉的用方用药;(3)是一种以热疗热或以寒疗寒,顺从病性的治疗方法,与通常以热疗寒或以寒疗热的逆病性治疗方法相反。王冰曾注之:“是以奇方不去,偶方主之,偶方病在,则反其佐,以同病之气而取之也。声不同不相应,气不同不相合。是以圣人反其佐以同其气,令声气应合也。”试图以自然界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合”的现象,用与疾病属性相同的方药来治疗疾病的“反佐”形式,以阐释“反佐”方法的治疗原理。

张景岳认为“反佐”是一种治疗变通之法,指出“反佐者,谓药同于病而顺其性也。如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则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格寒,则反佐以热而入之。又如寒药热用,借热以行寒;热药寒用,借寒以行热。是皆反佐变通之妙用,盖欲因其势而利导之耳”。明确提出反佐是一种顺从病性以防止寒热格拒的配伍及

用药方法,目的在于“因势利导”。李中梓亦谓:“反佐者,顺其性也,……又如寒药热服、热药冷服,皆变通之妙用也。”在肯定反佐“顺性”用药形式的同时,明确将寒药热服,热药冷服的特殊服药方法归为反佐范畴。

历史上一些医家对于“反佐”的理解在概念上是含混不清的。如李时珍云:“反佐,即从治也。谓热在下而上有寒邪拒格,则寒药中入热药为佐,下膈之后,热气既散,寒性随发也。寒在下而上有浮火拒格,则热药入寒药为佐,下膈之后,寒气既消,热性随发也。”提出疾病上下同病、寒热异性时采用“反佐”的条件,但由于文中下热上寒中的“寒”或下寒上热中的“热”的虚实真假不清,易误导人们将“反佐”理解为上下寒热并病的一种用药配伍。张锡纯云:“夫反治者,以热治寒,恐其忤格而少用凉药为引,以为热药之反佐,非纯以凉药治寒也。”虽然提出,为防止寒热格拒使用反佐,以及反佐用药时宜少量配伍(少用)与病性相同的药物,但却将“反佐”与“反治”相混。由于“反佐”概念不清,人们对“反佐”各有不同的理解,以致不少医家对方中反佐药的辨识存在明显的不妥。如将李东垣滋肾丸中引火归源的肉桂(罗美《古今名医方论》)、普济宁肺散中的醋制罂粟壳(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以及仲景大青龙汤中的姜、枣(费伯雄《医方论》)、半夏泻心汤中的黄连(钱潢《伤寒溯源集》),认为是“反佐”用药,显然与佐助、佐制以及并用等概念相混淆。

全国统编第五版、第六版《方剂学》教材中对反佐药定义为“病重邪甚,可能拒药时,配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虽然定义对反佐用药的特征和原理给以揭示,但将“反佐”限于治疗重病或以防止拒药不受为目的,在其运用范围上则有失全面。新近出版的 21 世纪课程教材《方剂学》中将反佐药定义为“方中与君药的部分性能相反但在全方中起到相成配伍效用的药物”,虽然较好地含括了反佐药的内涵及其特征,但对于使用“反佐”的条件或目的没有说明,也显得不够完善。

现代有不少关于“反佐”认识方面的探讨。如从《内经》原文入手,认为反佐配伍主要是用于病重邪甚阶段,为避免邪甚药猛导致寒热格拒的拒药不受,在方中

*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方剂教研室,北京市北三环东路(100029)

收稿日期:2004-02-25

少佐寒药或热药,以保证方中主药更好发挥药效^[1,2]。也有认为反佐配伍不能只局限在寒热疾病的处理方面^[3],或主张将反佐扩展到涉及升降、补泻、收散等药味配伍等方面^[4]。不过,一些无视反佐的适用条件,将所有涉及升降并用、补泻兼施等配伍统归于反佐^[5],或将反佐配伍的意义理解为监制主药之偏性毒性,顾护脾胃,扶助正气等等^[6,7]。对“反佐”涵义进行随意引申,或不适当地扩大,导致“反佐”概念混淆而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2 对反佐内涵的探讨

“同气相求”是反佐配伍的哲学依据。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联系和普遍的相互作用,古人在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中发现某些性态接近的事物之间具有一定相互亲和关系,如海水的潮汐、乐器的共鸣现象等等,并将其原理概括为“同气相求”,如在《易经》中就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说。由于中医学理论体系明显受到早期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将“同气相求”的物态属性作为“反佐”用药(治热以热或疗寒以寒)的一种逻辑依据则是不难理解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同气相求”为反佐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

病证中存在偏甚过激的病理态势是运用反佐配伍的前提。中医制方如“君臣佐使”等配伍是以所主治的病证病机为前提的,从《内经》中有关论述来看,反佐配伍使用是有其一定背景条件的,这就是当机体阴阳失衡太过表现为大寒或大热之证,采用通常“以热治寒,以寒治热”的常规处理方法难以取得最佳效果,即所谓“大寒大热必能与违性者争,与异气者格”(《注解黄帝内经素问》)时,才使用反佐配伍。反佐用药可以使药性与病性相趋,因势利导,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即是《素问》所说的“微小之热,为寒所折,微小之冷,为热所消。甚大寒热,则反佐以取之”的意义。

促进或提高主药及全方药效是反佐配伍的目的。反佐配伍虽是使用少量与病机中矛盾过激环节的性势相同,而与主药(全方)的某些作用性势相反的药物,但其最终结果非但不影响全方的整体作用趋势,而且还促进主药更好地发挥药效,即“相反相成”。至于反佐配伍原理,目前比较倾向的是从“同气相求”的角度来认识,即反佐药以其与病证的部分性势相同,从而可以诱导病体受药,防止病药格拒,使全方更好地发挥药效。不过,转换角度的另一个理解可以根据“物极必反”和“量变质”原理,结合某些极端条件下事物向其相反方向转化的现象,推论临床上“寒极似热、热极似寒”,“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等特别病情中,其病机中过

激的偏甚状态蕴涵着其性势反向转化的契机。若然,“反佐”用药的意义则在于利用“反佐”药味性能,抑制病机中的逆转趋势,维持疾病的相对稳态而有利于全方的针对性作用。

3 对反佐概念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反佐配伍内涵的探讨,我们将方剂学中“反佐配伍”表述为:针对病证病机中的过度偏盛,在不改变全方主攻方向的基础上,选择性使用与病证病机相顺应的少量药味,使全方更好发挥作用的一种组方配伍形式。有关“反佐”配伍的辨识特征或运用要点可以概括为:(1)方证病机中存在有某个病理方面的极度偏盛状态;(2)方中配伍有与主药性味相反,但与病证中的偏盛病理状态相顺应的药味;(3)反佐配伍的用味数少,用量较小。

由于中医病机(升降、开合、寒热、虚实等)和中药药性(升降、散敛、寒热、补泻等)具有多维属性的特点,临床辨证常涉及到对复杂病机的多维要素辨识,而对其治疗也常涉及到多种不同性味功能中药的配伍,因此,辨识病证病机中主要矛盾及其偏盛状态就成为选择反佐配伍用药的重要依据。当病证中出现寒或热偏激,虚或实偏盛,升或降太过、散或收太甚等情况时,均可在方中运用反佐配伍以“顺其性而折之”。较之于反佐配伍的传统认识,上述“反佐”的界定可能在意义上更为全面。需要指出的是,应将“反佐”与通常的佐制、并用、反治等概念相区别。

由于药味性能的多重性和病机的多维性,一方中同时配伍具有相反性能的药味,即通常的“并用兼施”是常有的,这与反佐在配伍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实质则有所不同。并用是针对所主病证中出现的寒热错杂、升降失常、虚实互见的病机,采取寒热并用、升降同用、攻补兼施的药味配伍,目的在于同时处理病机中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具体配伍上也随病机中的寒热、升降、虚实偏颇而有药味、药量上的不同选择。以半夏泻心汤为例,针对方证中中虚不足、寒热互结于心下,脾胃升降失司的病机,方以辛温之半夏开结消痞,和胃降逆;辛热之干姜温脾祛寒;苦寒之黄芩、黄连苦降泻热;并以人参、大枣、甘草健脾益气、补虚和中。方中有多组相反性能的药味配伍(寒热、补泻),但各有其针对的病理,却非反佐。一般而言,相反性能药味的“并用兼施”是以方剂所主病证病机中有与方中药味的药性对应环节为特征的,与反佐药味之性能顺应病证中的某些病机,以诱导机体受药、激发全方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配伍目的的“反佐配伍”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反佐”常与治法范畴中的“反治”概念相混淆。反

治法是从立法角度上与通常的“治寒以热,治热以寒”的“正治法”相对而言的,由于疾病表现出的假象往往与真象并存,且假象多是个别或局部的,因此完全顺从疾病假象的治疗方药几乎是不存在的,通常意义上的反治也只是方药中的部分属性与疾病假象一致。“反佐”则属于方剂学配伍的范畴,反佐之反是限于方中的局部反佐药味而言,突出了反佐药味的性能与全方主体药味的性能相反,顺应所主病证中部分处于偏激状态的病机,但全方在立法上属于“正治”。不过,反佐配伍的条件通常是病证病机较为复杂、且病机中出现明显的性势偏激状态,而“反治”适用的疾病出现真假错杂征象,其病机也多复杂或病机中极易出现性势偏激状态,因此“反佐”与“反治”所依据的病证背景接近,实际中适用于“反治”的条件也常适用于“反佐”配伍,这可能是反治与反佐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之一。可以看出,反治与反佐各自属于治则治法与方剂配伍的不同范畴,各自有病证出现真假征象和病证中存在明显偏激病机状态的不同适用条件。反治法强调体现全方整体作用的治法同疾病假象(非本质)的属性顺应一致,反佐则突出方中个别药味与全方主体药味配伍关系及其与病证中的偏激病机(本质)顺应一致,两者的立论角度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一味药在方剂中可能充当不同角色,佐制药味同时也可以兼有佐助、反佐等多种作用。如为肝郁化火,肝胃火甚冲逆证而设立的左金丸,其制方配伍中,吴茱萸的辛苦疏利和降逆作用分别针对肝郁和肝胃气逆,具有佐助的作用;君以大剂黄连,恐其寒凉太过败伤胃气,少佐吴茱萸之温热可兼制黄连寒凉,此有佐制之意义。临床中有肝胃火热冲逆的呕吐证,单用黄连苦寒泻火不仅不能取效,反出现拒药不受的情况,此时方中吴茱萸辛热则针对火热升动太过的病机,顺其病势,配合黄连,可避免拒药不受。此时之吴茱萸则为反佐之用。又如少阴病,阴寒极盛,格阳于外时,在白通加猪胆汁汤中少佐苦寒之猪胆汁、人尿以顺应病机中寒极之病势,防止拒药不受,引领温热药更好

地发挥逐寒通阳的作用,此为反佐配伍。同时,此二味具有一定的滋阴效果,又可兼顾病证病机中因阳气衰微及严重吐利所致的阴伤,此又为佐助之用。总之,对方剂中的药味配伍意义的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全面了解病证的病机和所用药味的性能。不能因为方中可能存在一味药同时具有多种配伍意义,就混淆对各种不同配伍概念及其内涵的认识。

4 反佐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较之于佐助、佐制的协同增效、纠偏制毒的配伍意义而言,反佐配伍则具有更深层的作用原理和独特的学术内涵,有别于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复方配伍概念。反佐具有很强的经验性,一直是中医临床组方中最具有技巧性的内容之一。反佐配伍理论不仅有其深刻的自然哲学基础,也是方剂学组方理论中的重要学术内容。深入研究反佐配伍的理论,有助于揭示方剂组方规律,发掘历代古方中的配伍技巧,完善方剂的制方理论,指导临床创制新方,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开展方剂反佐配伍方面的现代实验研究,对于揭示方剂反佐配伍的本质,阐明中医方剂效用原理以及探索新的生命调控机制,丰富和发展现代治疗学内容,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目前理论界有关反佐认识的现状来看,忽视对“反佐”内涵的认识,将“反佐”运用限于病重邪甚及寒热属性的病证范围,不利于反佐理论全面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而将反佐内涵无限扩大,导致许多概念之间的混淆,从而使其失去应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溯源反佐的历代认识,重新探识其内涵,明确其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徐大鹏.对《内经》反佐概念内涵的探讨.北京中医.1995,1:47-48.
- 2 陈家英.灵活用药话“反佐”.辽宁中医杂志.1997,21(1):34.
- 3 萧俊平.反佐管见.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18(5):21-25.
- 4 吕昌宝,郭慧学.反佐法探讨.江苏中医.1995,3(16):40-41.
- 5 赵艳,赵殿林.中药的反佐配伍.中医学报.1995.
- 6 闻淑清,纪姣旭.小议中药复方的反佐.吉林中医药.1997,(6):42-43.
- 7 王萧.试析“反佐”.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7,16(5):7-8.

欢迎邮购《动物本草》

由风湿病专家杨仓良等主编,全国 50 多位医药专家参与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动物药本草专著——《动物本草》已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 200 余万字,收录动物药 1700 余种,单验方 2 万多首,重点突出临床应用。该书被称为收录品种最全、体例新,有很高学术价值和一定实用性的一本好书。历代医家常将动物药称为“血肉有情之品”,并认为有“愈顽疾起沉痾”之神奇功效。《动物本草》是杨仓良先生的又一力作,是《毒药本草》的姊妹篇,同《毒剧中药古今用》及《矿物本草》构成系列本草专著。前两书已连印 3 次,并多次获奖,欢迎邮购。《毒药本草》(书价:78 元)、《现代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与进展》(书价:38 元)、《动物本草》(书价:120 元),免收邮挂费,量大优惠。

地址:宁夏银川市宁夏秦杨风湿病医院,邮编:750002,联系人:杨仓良。